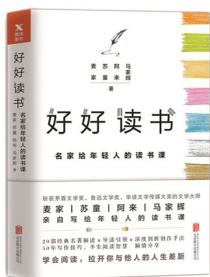


# 麦家、苏童、阿来、马家辉首度联袂推出《好好读书》 阅读不能满足于浅,也不要怕深



《好好读书》  
麦家等著  
北京联合出版社

## 1 四位文学大家 首度联袂

本书是麦家、苏童、阿来、马家辉四位著名作家首度联袂之作。他们在写作上各具特色,成就斐然。这四位是如何组合起来的呢?原来,是麦家发起的。麦家说:“我邀请的三位好友,有两位拿到过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,没有拿‘茅奖’的马家辉,他的第一部小说《龙头凤尾》迄今已经摘取台北书展大奖等12个文学奖。我们在阅读中积累了大量经验,希望能分享给大家,尤其是年轻人。”

谈到阅读,麦家直言不讳:“现在阅读的人是越来越多了,但大部分人的阅读我觉得是一种浅阅读,浏览性的阅读。这次我和几位老友联合打造这本书,既是对自己文学的某些总结,也是为了和年轻人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和对人生的思考。我们不能一味满足于浅,也不要害怕深,浅了就薄了,有点儿深度其实是一种硬度,年轻人总归是需要的。”他认为,《好好读书》给大家磨了一把步入经典、享受经典的钥匙。

恐怕每个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:碎片阅读时代,我们应该读什么书?如何让我们读过的书,变成我们人生的财富?近日,由著名作家麦家发起,联袂另外三位知名作家苏童、阿来、马家辉,带来全新作品《好好读书》,让人耳目一新。四位文学大家从自己的私人书单里精心挑选20本,用他们半生阅读经验,为你解读世界经典名著,用别具一格的眼光,探讨人性、命运、梦想和欲望。



苏童



麦家



阿来



马家辉

## 2

### 作品导读+名家解读模式

关于阅读,苏童说:“读书是我最大的积累,没有第二种选择。”马家辉曾把阅读比喻成一场妙不可言的旅行:“阅读是人与书,与作者相遇,山一程水一程,同行一般,美好不下于旅行。”阿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读书观,他说:“我阅读是随时随地,只要有条件,是每天一定要进行的事情。坦白说,写作有的时候更像是本职业,而阅读则主要是跟自我的灵魂有关。”

本书收录了20部经典名著解读,每部经典,先有一篇导读介绍作品内容、背景等必要知识,帮助读者熟悉作品,再由四位名家从多个维度深度解读。解读的作品题材广泛,

既有对脍炙人口的作品《小王子》《老人与海》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的解读,又有对《朗读者》《寂静的春天》《我弥留之际》等不为常人所熟知的作品的解读。

比如,苏童解读的5部作品中,有两部爱情主题的作品:《包法利夫人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谈到为何推荐这两部作品时,他说:“《包法利夫人》是一部学习写作的宝典,而且久经时间考验和沉淀。很多小说说来说去就写人,但是在一部书里头,能把人这个问题基本上包罗万象地写出来的,也不多。而且关键是福楼拜用了一个精准的文字体量,去讲完了这么一个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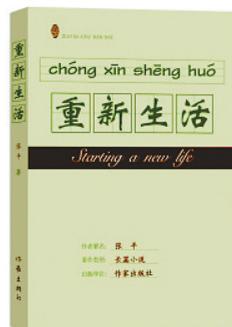
事。它是好读的,很好看的一本书。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出自大天才马尔克斯之手,背后依然有他那种很有规律的想象力,其中人物的刻画、对话的细节,那种有点欧洲范的精雕细刻的写实笔法,跟《百年孤独》大开大合的快节奏是完全不同的。”

在本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四位文学大家从专业写作者的角度,深度剖析创作手法,以通俗的语言娓娓道来,读什么经典、如何读懂、写什么故事、如何写作。经过这样的熏陶,或许,读者也能像他们一样,从“读”开始,练出自己的好文笔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

## 新书推荐

### 《重新生活》



张平著  
作家出版社

继《抉择》《十面埋伏》《国家干部》之后,张平又一现实主义力作《重新生活》近日出版,作品一经推出,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关注,被认为是一部与时代相称的杰出作品。

“反腐”是张平最得心应手的创作主题,但近年来数量众多的“反腐小说”艺术创新不足,呈现出“模式化”的倾向。《重新生活》则独辟蹊径,并没有设置正面人物独战群邪这一常见的情节模式,而是从一开始便安排腐败分子、“省里最年轻的市委书记”魏宏刚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,接受组织审查,“双规”已成定论。这个小说中最大的反派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现身。

晚综

### 《孤单的少校》



薛涛著  
接力出版社

《孤单的少校》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的新作,讲述被互联网冲击的一代少年儿童,如何走出虚拟的网络世界,回归现实生活,完成自我认知与身心成长的故事。书中的少年形象高度浓缩了现实中不同的儿童形象,少年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发现自己,寻找自我。

这是一部薛涛式的儿童小说,如作家高洪波所评价的:“这是一本充满游戏精神的书,又是一本属于阳刚男孩子的书,同时也是北方气息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书。”这部小说反映了薛涛抵达童年世界的深度与广度。好看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,建立起强有力的隐喻系统,给予当代人尤其是孩子以启示。这些启示,将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。

晚综

## 史海钩沉

### 开学说“笔”

□赵雨

尽管移动互联网及电脑手写功能飞速发展,但大部分学生开学前准备的学习工具仍是传统的纸和笔。

其实,古代新生入学的“开学仪式”中,就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——“开笔礼”,它与“正衣冠、拜先师、净手礼”共同组成人生四大礼(其他为成人礼、婚礼、葬礼)之一“入学礼”。“开笔礼”作为入学仪式的最后一道程序,包括朱砂开智、击鼓明智、描红开笔等。“朱砂开智”,即先生手持蘸有朱砂的毛笔,在学生的眉心处点上一个红痣,“痣”与“智”谐音,寓意孩子从此开启智慧;“描红开笔”就是在先生的指导下,新生学写人生的第一个字,此字寓意非常深刻。由此可见,一支“笔”对学生及其人生是多么重要!

与墨、纸、砚一起被称“文房四宝”的笔,传说是由秦国著名将领蒙恬所造。然而,出土文物表明:毛笔在蒙恬改良其之前就已存在多年。春秋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对笔的称呼并不一样,秦国称“笔”,楚国称“聿”,吴国称“不律”,燕国称“弗”,还有诸侯

国称“苍豪”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诏令全国书写工具一律称“笔”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东汉许慎《说文》称:“笔,从聿从竹。述事而书之也。”会意的“笔”,从象形的“聿”,而小篆的“聿”就像是一只手握笔;至于从“竹”,主要因为古代毛笔的笔杆都是以竹制成。

作为书写、绘画工具,笔的受益者首先是文人墨客。于是,他们极尽所能地美化“笔”、升华“笔”,不仅给笔起了诸多雅名,而且对笔“劳动”过程及其产品欣赏或评论,如笔触、笔端、笔迹、笔法、笔力、笔致、笔误、笔耕、笔记、笔谈等。跟“笔”搭档,如此美妙,于是,一些人便对“笔”动起了歪脑筋。史料记载了诸多毁笔、偷笔及神仙送笔的典故,让人忍俊不禁。而明朱国恒《涌幢小品》卷七“嚼笔”故事却耐人寻味:“二秀才俱《春秋》有名,相善。秋试前夕,同榻,一生俟(等待)睡熟,密取彼生春真之笔,悉嚼去其颖(笔尖),明日抽用已尽秃,大惊,取起草者姑代,则温温如帚。乞诸邻,又皆坚拒,恸哭欲弃卷出,倦而假寐。有神拊其背曰:‘起,起!写,写!’

既起,视笔依然完好,执之,且疑且写,既毕,仍秃笔也。交卷至二门,一生在焉,迎问曰:‘试文称意否?’谢曰:‘无之,但得完卷耳。’明日,其名粘出,不得终试,秃笔生魁选联试。”

到了南北朝时期,笔从书写工具的“专利”,引申为“文”乃至用笔之人。南朝梁姚思廉的《梁书·沈约传》云:“谢玄晖善为诗,任彦升工于笔,约兼而有之。”南朝梁萧纲的《与湘东王书》在论文章之弊时说:“诗既若此,笔又如何。谢朓、沈约之诗,任昉、陆倕之笔。”杜甫的《寄贾至严武》中也有“贾笔论孤愤,严诗赋几篇”的句子。在“笔”演化成“文章”后,脑洞大开的人们再次发明了诸多“美得冒泡”的相关词汇,诸如伏笔、命笔、亲笔、代笔、御笔、刀笔、练笔、曲笔、闲笔、润笔,以及文人墨客最喜欢享受的“神笔、妙笔、大手笔”等词。

当然,这一切与笔无关,关键是执笔之人。古人倡导的“身要直、心要正、眼要平、指要实”执笔之法,不仅仅是教人怎样用笔、运笔,也是传授做人之道。